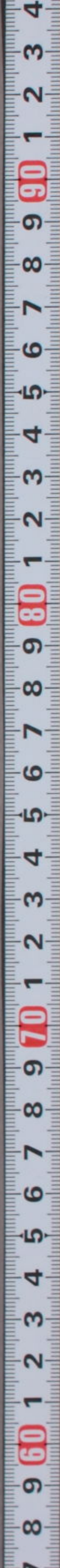




糸岡
目
輯
要
入

リ 8
5704
3



5704
3

綱目集要卷之六

宋^太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

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杜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曰吾

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

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

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

若治得其道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

吾所以憂也



欲令武
臣讀書

杜太后
愀然不
樂

深嚴之
地當使
宿儒處
之

帝立風
雪中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召入

○趙普旣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曰已約光義設重裯地坐中堂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

補綴復
奏

塵埃中
誰識天
子宰相

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三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

五星聚奎

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鼎鑄尙有耳

○雷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宋主面白其事並言普疆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宋主怒叱曰鼎鑄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二齒命左右曳出

養身莫若寡欲

○徽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年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賚白金如遺普之數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不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江南遣徐鉉求緩師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江南主復遣乞緩師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

○初曹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

好官不
過多得
錢

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
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
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
姑少待之美見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
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
錢耳

取艾自
灸

○帝友愛光義數行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
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
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

宮簾緣
布公主
貼繡

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
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
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
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
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
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
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
田獵又何罪馬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
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自開
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

則未嘗貴

得一張 太宗

齊賢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曳出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叅政

此子亦

叅政

時人服其量

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帝勤于讀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白日上
升何益
于世

○華山隱士陳搏入朝中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

○李昉和厚多恕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

必和顏
溫語待
之

陳兢義

門

朕將自焚
以答天譴

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也若受其請是市私
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
善辭取怨之道也

○江州義門陳兢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
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別爲一
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
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繇役至兢子姓益衆常
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

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趙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
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
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發篋視之則論語二
十篇也

常恨不
得爲翰
林
○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
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
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
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
之故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所爲也

大事不糊塗

○以呂端同平章事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若知府宗真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

庫充實

生侈心以是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薦寇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

恐生侈心

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

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契丹修好有慶吊之使乃置國信司主之領以宦者

隨事損

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

益豐約

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弗果易僅隨事損

中度

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遵其制時稱得體
○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

宰相進

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

賢若用

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

例一吏

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職耳

準爲其有社稷之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

陛下寇
準之孤
注

河圖洛
書以神
道設教
耳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準寢衰

○帝自聞王欽若之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

此酒極
佳歸與
妻孥共
之

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深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帝謂羣臣曰去十一月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

降天書
大中祥符三篇

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侍神既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鷗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尺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櫃羣臣入賀

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號五鬼
李文靖
真聖人
瘦相

○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

乞斬謂
頭以謝
天下

李文靖真聖人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
○張詠侷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
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所至
以政績聞帝常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
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
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宮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
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諡忠定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
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
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

可惜張
師德

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
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
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
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
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
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壯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
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
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言也
內臣劉承珪以忠勤得幸旣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

薯蕷粥

削髮被
緇以斂

遲我十
年作宰
相

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並暮瀕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帝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叅政為
官長拂
鬚

向敏中

大耐官

職

雙日御
講隻日
召侍

○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讎隙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

容體不正爽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魚頭叅政

○魯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

不若悉燔之

○玉清昭應宮灾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真宗宸妃李氏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勿謂夷簡不道及也

至是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

賜族人御食易以鉛器

○太后劉氏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尙方器勿使

臨制四
諡自此
始

仁宗生
母李氏

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
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言在庾有出贍糧千餘斛
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
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
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乎帝悟遂以后服斂諡曰莊
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也妃死以非命
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
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

廢郭皇
后

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尙氏
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
帝頸帝大怒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
廢出之議先敕有司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
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中丞孔道輔率諫官
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
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
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鑾大呼曰皇后被
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

寫無逸
圖
政平物
洽治古
之樂

道輔等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
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
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
簡不能答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
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

○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
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
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

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手

西賊聞
之驚破
膽

○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安撫使琦與范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
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
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

富弼使
契丹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
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
密直學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

賞乎

○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小人翁

翁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蓋小人所

如歐陽
脩者何
處得來

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願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以杜衍爲樞密使國子監石介篤學尙志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

慶曆聖德詩

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一家哭何如一
路哭耶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句之富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太學行再拜禮

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豈可以母疾而邀賞

○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饔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

綱目集要 卷之六
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卽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豐年為瑞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賜諡夏竦

○夏竦卒賜諡文正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諡文莊

勸讀左

○初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

氏春秋

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

臣有今

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

日由此

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

涅耳

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樞密副

○貴妃張氏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知制誥王洙鉤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

使讀冊

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

則不可

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永罷

○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

碎犀帶
療民

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鐵面御史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誑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宦官宮妾不知者可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語翰林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

賢於夢卜

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

將相皆得其人

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

笑比黃

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其人矣

河清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

閻羅包

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老

○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

安敢祖

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卒犯之

狄梁公

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

哉

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

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

契丹求
御容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帝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像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俱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盖一都虞候耳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並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對曰臣言此

司馬光
論君德
治道養
兵五規

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綱紀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

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
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
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
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
羣臣之道累日月而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
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
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
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飭名以求功以文行罰
則天下巧文而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
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

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
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
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
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
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

除知制
誥不復
辭

○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
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
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
安石遂不復辭矣

英宗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

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
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
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
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
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
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
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
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
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

聖躬若
失調護
太后不
得辭其
責

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
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
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
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哉帝大感悟

卽厲聲
命撤簾

○帝疾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
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
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卽厲聲命
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僕射
○先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

司馬光
論皇子
官屬

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服從或有妄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

○初章獻太后臨朝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

空頭敕

韓公必
自有說

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于市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

濮王典
禮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

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

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

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

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

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屢諫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

種諤襲
虜名山

○崑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種諤諤因夷山以誘名山路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知諤即以聞欲因取河南地延州陸誥言情偽未可知戒無妄動詔誥召諤問狀且與薛向議乃共畫三策令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諤不待命悉起所部進圍得首領三百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西方用兵自此始

人君好
惡不可

○初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

綱目集要 卷之六

令人窺

測

人君所
畏者天
若不畏
天何事
不為

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
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
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
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
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
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
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
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
退繫王道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

小人惟
喜生事

宰相自
有度

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得志又今中外之
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
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
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
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
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透濶若
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
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
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
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

經術正
所以經
世務

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叅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報正午
始趨出

○初程顥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癯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

祖宗之
法不可
變

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司馬光讀曹叅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

治天下
譬如居
室
宰相苟
用例則
胥吏耳

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
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
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
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
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
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
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
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
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

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
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
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
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
尙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
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
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
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

○司馬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
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

立漢赤

幟

盜竊名
器以私
其身

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九上帝曰樞密兵

廢法乞

解職

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允光辭收還勅誥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而聽之安石爲之媿屈張戢詣中書爭之

天下事
非一家
私議

天下笑
公者不
少

結人心

厚風俗

存紀綱

國之存

亡在道

淺深

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蘇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臣願陛下結人

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不罪臺
諫

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亾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

蘇軾策題

范鎮二宜去

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

○范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

綱目集要卷之六

往賀致仕

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外舍生
內舍生
上舍生

○廣太學增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

三經新義

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斷爛朝報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

綱目集要卷之六

金陵字說

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曹太后

○帝事太皇太后曹氏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母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賜宴璠

林苑

洛陽者

英會

○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

衛士加額

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

三旨相公

○王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終身不踐石

○徐積事親孝朝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終身

賣衣償金

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

一路福星

○熙寧末鮮于侁已嘗為東京轉運使至是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哲宗

○程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

儒者之
高蹈聖
世之逸
民
接賢士
大夫時
多

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
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
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
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
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輔而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
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
備訪問或有所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
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

十科舉
士法

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
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
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
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
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
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
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
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
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

諄諄語
如夢中
皆天下
事
四方皆
畫像以
祀
平生所
爲無不

繆舉之罪詔從之

○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誠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爲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
言者

可對人言者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不敢自
他途進

○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

蓮燭歸
院

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也但未及
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
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
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
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
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
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
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

學與不
學係他
日治亂

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
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
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
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
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
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太皇太后高氏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
后曰試言九年間會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

諫覓乳
媪

宣仁太后高氏

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女中堯舜

附名同
進而毀
已草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

將諫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毀已草

宗徽

花石綱

○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子勔俱給事蔡京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民預是役破產鬻子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

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複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

陳東請斬六賊

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傳與何桌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郭京神
宗欽
兵

郭京南
遁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桌促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開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焚南薰諸門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

何桌飲
酒談

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
割地而已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
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
降桌喜和議成即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綱目集要卷之七

高宗
李綱十
事上疏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泣謝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
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
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
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
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
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
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
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
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

綱目集要卷之七
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賊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

授飛陣圖

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治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

殺陳東
歐陽澈

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

四明李猷贖屍瘞之

王倫使
金虜

○王倫旦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睿郡睿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尙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黃庭堅
戒石銘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李綱上
疏

○提舉臨安府洞霄官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

固軍政旣修之後卽宜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翊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

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退天下憂

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賊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

綱目集要 卷之十一
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
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
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
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
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
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
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
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
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
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

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臣願
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
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
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
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
不足畏逾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
詔褒諭

○岳飛奉命討楊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
兵何常顧用之如何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號令如山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夔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

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賊將用賊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說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

果八日
而捷書
至
除是飛
來
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
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
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
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
飛入賊壘餘會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
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
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
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
以其言爲讖云

艮嶽花
石
○帝定都臨安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
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
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
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
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秦檜主
和
○王倫至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
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
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
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
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

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藉藉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

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

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第恐敵
不以誠
待相公

○王倫偕金使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帝命吏部侍郎魏疇館伴之疇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疇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入見帝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

會開論
國書

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兵富國尊主庇民

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檜曰聖意已定向何言
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
詔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
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
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上疏言朝
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
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
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
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

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
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
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
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
不測貪恠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
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
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腴削土宇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
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胡銓抗疏曰臣
論五求

李綱疏

論五求

綱目集要 卷之七
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

胡銓乞
斬秦檜

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茲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

亦曰當拜嗚呼叅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高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宜興進士吳師古餞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

樓炤赦文

○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

張浚上疏

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盖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亂旣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朝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盖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岳飛上疏

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薑桂之性到老益粹

○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朝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粹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金人以父呼之謝帝營第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洪浩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會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析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

撼山易
撼岳家
軍難

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

樂平水
鬪

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初禁野史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復下詔申禁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

○監南岳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

首言格
物致知

斯民休
戚係守
令賢否

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
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
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
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叅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
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
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
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彊弱
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
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

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宗孝

魏公張
浚

○張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
穡蕞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
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
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忍不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
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
書付二子棡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
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
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

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朝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

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

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朝士皆婦人也

不聽、

金禁羣
臣饋獻

以無用
易我有
用

人主公
是公非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畏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朱熹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

白鹿洞
學規

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高麗玉
帶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正心術
以立紀
綱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以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

綱目集要卷之十一
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
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
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
米已罄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
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爲政
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
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
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

朱子社
倉法

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
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
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
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
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
其願與不願願者皆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
者有罰

平生所
學惟此
四字

○王淮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以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林栗劾
朱子

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

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
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
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
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疆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
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疆登對帝
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
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
所係不獨於熹盖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
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糊爲道學之目

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
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
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
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
陰廢正人盖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
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
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
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
絕欺罔于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
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

綱目集要 卷之七
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朱子上

疏六事

秉燭讀

疏

○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宗光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劉光祖
乞禁譏
議道學
者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以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

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惟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

近習離
間三宮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大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

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如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羣臣連章

始朝重華宮

陳傅良上疏

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

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

黃裳請
誅內侍

疑惑不報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

彭龜年
扣額瀆
甃

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瀆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

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壽聖皇
太后代
行喪禮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

宗寧

丙辰十

二月遇

遜焚藁

隻雞尊

酒山中

未為乏

也

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許之

○朱熹家居自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因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

喫菜事
魔之妖
術

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禡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粟金蒲
桃
北珠十
冠
犬嗥叢
薄

○趙師昇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昇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昇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昇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豆飯藜
羹卒與
之共
整衣冠
就枕

○故秘閣修撰朱熹卒熹家故貧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卒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

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
銘解楚詞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
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
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
經傳通解

○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
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
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
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
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

上書請
誅韓侂
胄

陳自强
童穉之
師

古所恃以為國者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
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
悟耶陳自强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僚
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
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
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
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誅侂
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
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諫大夫程松與祖泰

程松獨
奏自明

病風喪
心

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以陳自强為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敕授之惟所欲為宰執

聊以塞
責
書題無
並字不
開

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並獻凡書題無並字則不開

香料煑
豆布地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然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

縛羊擊鼓

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角端解四夷語

○蒙古入西域屠茂里城滅回回國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

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宗理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

從祀五

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臣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

每觀五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觀五

臣論著

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啓沃良

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多

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其默之

○蒙古主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

鐵槽諫
嗜酒
赦發而
脉生

性者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尙如此况人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鐔胡蘭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卒

○或譏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

惟琴阮
十餘
興一利
不若除
一害

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諱徒吻
士

○諫臣言諱徒吻士結黨扣閣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

嗜學如
飢渴

綱常不
可一日
亡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亾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

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董閻羅

○宦者董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曰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為愈也

不報

三不吠
犬

○以丁大全為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為得人
賀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皇帝

平生豪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並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

華痛自

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

抑損

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凡曰樂

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
感動

宗端

有龍拏

○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

空而上

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

猶日勸

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碭洲為翔

講大學

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

章句

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

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元祖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箕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箕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文天祥乃召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

文丞相
衣帶贊

得一履
亦寶藏
之

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劉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

極其大
盡其精
而貫之
以正

賈胡獻
寶珠

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尙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貯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宗仁

北山南

移

却七寶

帶

宗英

盜竊太

廟神主

棗陽童順帝

○成紀縣山移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爾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

子

張禎上

疏

綱目集要 卷之七
常餽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
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
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
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
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
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
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以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
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
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

將帥仍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
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
婪之將怯懦之將會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
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
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
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亾且不能
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
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
下起兵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
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頰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

新日集卷之七
至於亾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

○初明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生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虔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旣而命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明太祖謂侍臣曰此

召儒生
進講經
史
創禮賢
館
命毀縷

金牀

與孟昶七寶溺器何以異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亾卽命毀之

節用愛
人使民
以時

○明太祖求遺書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雕琢奇
麗者去
之

○明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

珠玉非

寶節儉

是寶

兩廡書

大學衍

義曰愈

於丹青

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鑑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

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勗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

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明太祖旣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屨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

明太祖
論中原
檄文

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

綱目集要 卷之七
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
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
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
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
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
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
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
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

反爲我讎孳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
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
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
之夷狄何得以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
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
中華之人撫養無異

冬暖必
有陽春
激湍必
有深潭

○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亾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
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
之加以權綱之旣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
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

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鷓鴣張狼顧之豪
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
將威武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
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